

《荀子·天论》评注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中 华 书 局

《荀子·天论》评注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
白云石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中 华 书 局

1975 年·北京

《荀子·天论》评注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
白云石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³/₄ 印张 30 千字
1975 年 4 月第 1 版 197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673 定价: 0.12 元

说 明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车间全体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学马列，评法家，批孔孟，干革命。车间理论小组为了向大家介绍荀况《天论》这篇文章，写出一个讲解稿，边讲，边征求车间同志的意见、边修改，最后写成这本小册子。

我们研究《天论》的目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批判林彪，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通过评法批儒，借鉴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来为当前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这本小册子，对《天论》作了一点介绍和解说，供大家参考。

我们力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的方法，尽可能弄清在当时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荀况是站在那一边的；弄清他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对于前人的旧注和校勘，特别是近年来的有关注释和译文，我们尽量找来参考。遇到困难，就问专业人员。但是，限于条件和水平，我们对本文的注、译、讲、评，都不可能搞得很细，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妥当，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在采用现成的校勘、注释成果的时候，没有一一注明，以免头绪杂乱，增加工农兵读者的困难。

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很不够，古代法家著作是第一次接触，自己动手写书更是头一回，错误是免不了。希望广大工农兵同志和从事专业理论工作的同志们，多给批评指正。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
白云石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1974年11月

《荀子·天论》评注

天行有常^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③。

荀况一开始就指出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受人类社会状况变动的影响；人们采取的措施，必须适应自然界的规律。

① 天——指自然界。行——运行，变化。常——常规，规律。孔孟宣扬“天命”论，认为天是可以随便给人降福降祸、主宰一切的上帝。荀况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所说的天行就是指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风雨寒暑的运行、变化。《天论》里有五十五处用到“天”字，在不同的段落里，“天”字的含义是不同的。有的是泛指自然界，如“天行”、“天功”等；有的具体地指天空，如“在天者莫明于日月”等；有的指人类自然的生理功能，如“天情”、“天君”等；有的和“老天爷”的意思差不多，如“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等。

② 为(wèi 卫)——因为。尧——唐尧，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王。存——存在。桀——夏朝最后一个君王，传说中的暴虐君王。亡——在这里是“消失”的意思。

③ 应——适应，对待。之——这里指自然界的规律。治——指正确的、合理的措施。乱——与治相反。吉——吉利，顺利。凶——不吉，不幸。

彊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①；养备而动时^②，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③，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

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④。本荒而用侈^⑤，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⑥；倍道而妄行^⑦，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生而凶^⑧。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⑨。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⑩。

荀况举出一系列例证，说明人类生活中的吉和凶，原因在于人们的行动是不是符合自然规律，而“天命”、“天意”是不起作用的。他的意思是要否定“天命”的存在。

① 疆——同“强”。本——指农业生产。先秦法家认为发展农业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节用——节约开支。则天不能贫——那么，“老天爷”也不能使人受穷。

② 养——给养，指吃、穿、用。备——齐备，周全。动时——时常活动（身体）。

③ 循道——遵循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貳（tè 特）——不出差错。天不能祸——“老天爷”也不能使人遭到祸害。

《天论》中有十三个地方用到“道”字，在不同的地方，其含义不同，有的泛指客观规律，如“循道而不貳”；有的指宇宙间总的规律，如“万物为道一偏”；有的指人们主观的行为，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君子道共常”等；有的指治理国家的方针、措施，即所谓治国之道，如“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水行者表深，治民者表道”等。

④ 故——因而。水旱——水灾、旱灾。不能使之饥——不能使这样做的人们遭到饥荒。寒暑——冬天的严寒，夏天的酷暑。妖——同“妖”。妖怪——指日蚀、月蚀、地震、彗星（扫帚星）一类少见的自然现象。古代宣扬“天命”论的人，硬说这些怪现象是“老天爷”发了怒，要给人间降下大灾大祸的讯号。所以通常把这些现象叫做“灾异”。

这两句的意思是：只要人们按照规律办事，就是说如果能“应之

以治”的话，即使有那么个“老天爷”，他也沒法儿祸害人。

⑤ 本荒——农业生产荒废。用侈——挥霍浪费。侈，奢侈。

⑥ 养略——衣食不周。略，不周全。罕——稀少。动罕——很少活动身体。全——健全，保持身体健康。

⑦ 倍道——违反规律。倍，同“背”，违背的意思。妄行——蛮干，瞎干。

⑧ 薄(bó 博)——迫近，侵袭。未薄——沒有来到。未生——沒有发生。

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人们违反自然规律去办事，就是说“应之以乱”的话，即使有那么个“老天爷”想让你好，他也“保佑”不了你。不发生水灾、旱灾，也会沒有饭吃；沒有遇到酷暑严寒，也会病倒；沒有发生“灾异”，也会倒大霉。

⑨ 受时——遇到的天时。治世——太平时期。殃祸——(遭到的)灾祸。不可以怨天——不能因此抱怨天(指自然界)。其道然也——这是人们的行动(违反规律)所造成的。

⑩ 故——所以。明于——懂得。天人之分——自然界和人类的区分；或者解释为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分，主要是指天不能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可谓——可以叫做。至人——最高明的人。

这两句的意思是：由于人们违反自然规律，在和太平时期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之下，后果却大不相同。怨天是沒有用的。所以，谁能正确地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区别开，那就是最高明的人了。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①。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②。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③。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④。

① 为(wéi 围)——作为。求——追求。夫——发语词。天职——自然的职能。

② 如是者——象这样的。意思是对这样的天职。深——深远，

深刻。其人——指上一段所说的“至人”。虑——思虑，考虑。能——能力，本领。察——观察，考察。

这两句是说：自然界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四时运行，万物生育，是自然的职能，不是人做成的，也不是谁追求得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不论人有多大本事，也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去办事，这就叫“不与天争职”。

③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天时指时令，就是季节、节气。地财指地下和地面的自然资源。治——与第一段“应之以治”的“治”相同，指正确的合理的措施。能参(cān 餐)——能够参预自然的变化。意思是，人们能够用自己正确的措施来适应天时，利用地财，以获取有利的成果，这叫“能参”。

④ 舍其所以参——不采取参预自然变化的正确措施，即上句“人有其治”的“治”。愿其所参——只指望自然条件。愿：愿望，寄予希望。所参——指“参”的对象，即天时、地财。惑——糊涂。

这两句是说，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们应当抱着积极的态度，用正确的措施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①：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②。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③；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⑤。

在这一段，荀况对天是什么、万物生成的原因、“天”“神”观念的产生，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孔伋（即子思）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轲说：“知其性，则知天矣。”儒家所说的“知天”，是一派骗人的空话。荀况在这里，实际上批判了孔孟鼓吹的“知天”。

① 列星随旋——天空许许多多星星在不停地运转。日月递炤——太阳、月亮轮换着升起。递，轮换。炤，同“照”，照耀。四时代

御——春夏秋冬相互更替。御，迎的意思。代御，一个跟着一个过去。阴阳大化——阴阳在化育着万物。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万物的产生都是阴、阳这两个对立的物质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风雨博施——风雨普遍分布于万物。博，同“溥”(pǔ 普)，即普遍。

② 共和——上述自然条件的适当配合。其养——这些自然条件的滋养。这句是说，万物各自得到自然界各种条件的适当配合而发生，各自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滋养而成长。

③ 不见其事——看不到这些自然条件如何发挥作用。其功——这些自然条件发挥作用的结果。夫是之谓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意思是，人们以为这些结果是“神”的活动所造成的。

④ 皆知其所以成——人们都知道万物是依靠自然条件而形成的。莫知其无形——不知道它们不露形迹的变化过程。夫是之谓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意思是，人们就用“天”的意志来解释万物为什么这么多种多样。这里，荀况对人们为什么会产生“神”和“天”的观念，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认为，原因在于人们还看不到自然条件发生作用的具体过程，还不了解万物生成过程中的内在变化。

⑤ 唯——只有。为(wéi 围)——是。知天——指孔孟鼓吹的“知天命”。荀况在上文已经证明不存在什么“神”和“天”，所以他指出，真正的圣人是不会揣摩什么“天意”、“天命”的。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①。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②。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③。财非其类以养其类④，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⑤。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⑥。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

情，以全其天功^⑦。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⑧。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⑨，夫是之谓知天^⑩。

① 天职、天功——自然界的职能和功效。形——人的身体。具——形成。神——精神。好恶(hàowù 号务)——爱憎。臧——同“藏”。这句是说人类的形成也是自然界的职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有了人的肉体才有人的精神，人的感情是离不开自然界所形成的人的肉体的。苟况把好、恶、喜、怒、哀、乐称为“天情”。

② 耳目鼻口形——即眼耳鼻舌身，是人的五种感觉器官。能各有接——这些感觉器官的功能是分别接受外界不同的刺激，比如眼睛接受光，耳朵接受声，等等。不相能——不能互相代替。天官——苟况认为人的肉体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人的感官也是自然形成的，他称之为“天官”。天官，即自然的器官。

③ 中虚——指胸腔。它居于人体的中部，又是个空腔，因而叫中虚。天君——古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头脑的功能，以为心是思维器官。苟况认为心是指挥各个感觉器官的，所以把它叫做“天君”。

④ 财——同“裁”，制裁，实际是利用的意思。非其类——指人类以外的万物。其类——指人类。人类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以万物来供养自己，叫做“天养”。

⑤ 天政——指人的生活规律。这句是说，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就是福，违反人类生活需要就是祸。苟况把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的这种客观制约叫做“天政”。

⑥ 暗其天君——把人的心搅昏乱。乱其天官——扰乱和损害人的各种感官的功能。弄其天养——失掉了生活资料(吃穿用)的供应。逆其天政——违反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则。背其天情——感情失常。以丧天功——丧，严重损害的意思。上文把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产生，叫做“天功”。以丧天功，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夫是之谓大凶——这就是巨大的灾祸。

⑦ 本段上文中苟况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指明了人的形体和精神是自然界的产物，论述了人的生活必须适应自然条件。这句是说

只要象圣人那样，按照自然规律去做，就能保障人类的健康生活，这实际上是为着破除孔孟关于人的吉凶祸福由“天命”决定的说教。

⑧ 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所为指人所应当做到的事，即“清其天君”至“养其天情”一段。所不为指人所不应当做的事，即“暗其天君”至“以丧天功”一段。天地官而万物役——天地被人驾驭，万物被人使唤。官，被指挥。役，被役使。

⑨ 曲——周遍，即各个方面。治——有条理。曲治，非常有条理。适——适当。其生不伤——伤生是破坏了人体健康的意思，和“卫生”相对应。因为人们使自己各方面的活动都很有条理，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也很适当，所以就能保持健康。

⑩ 夫是之谓知天——这才叫做知天。荀况认为，只要人们懂得了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按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去做，不仅可以不受“老天爷”的摆布，而且能够驾驭天地，使唤万物。这就叫做“知天”，也就是懂得自然。这样一来荀况就对“知天”赋予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从“天命”论者手里把“知天”这个口号夺取过来了。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①。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②；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③；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⑤。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⑥。

本段主要说明，人们应当努力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并且使自己的活动适应这些规律。

① 大巧——最能干的人。大智——最聪明的人。不为(wéi 围)——不做。不虑——不谋画，不考虑。这句是说最能干的人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最聪明的人不去打实现不了的主意。

② 志——在这里是期望的意思。已——同“以”。见象——观察到的天象(日月星辰运行的状况)。期——期待，预计。可以期者——能够预测到的天象的变化。这句是说，他们对于天，只是希望根据观测到的天象去预测以后天象的变化。

③ 宜——适宜，这个见宜，指土地条件适宜。息——生长、繁殖，指农作物。这句是说，对于地只是希望按照土壤、水利等地理条件，去因地制宜地种植农作物。

④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数——指四季节气的变化。这里指从天文观察得到的节气变化的规律。可以事者——可以进行哪些农业生产。事，从事，指耕作。

⑤ 已其见和——按照阴阳调合的道理。和——和谐的意思。治——治理，调节。

⑥ 官人守天——任用人去守候天时。官人，任用人。自为守道——使自己的活动遵循自然规律。

治乱天邪①？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②。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③；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④，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⑤此之谓也。

本段论证了社会治乱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靠人们自己的力量。荀况引用《诗经·天作》篇就是要说明：国家的兴盛是要靠人们凭借着自然提供的条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① 邪——同“耶”，疑问词。这句是问：社会的治乱是由天引起的吗？

② 瑞历——即历象。历同历。象，指观察天文的仪器。古人把历象看得很神秘，所以叫“瑞历”。瑞，是吉祥的意思。禹——夏代的第一个君主，传说中的圣君。

这两句的意思是：在禹和桀的时候天文历象并无不同，但禹使天

下大治，桀使天下大乱，可见社会的治乱不是由天引起的。

③ 时——季节，节令。繁启——繁是众多，启是萌芽，指庄稼在春天纷纷发芽。蕃长——蕃，茂盛。指庄稼在夏天茂盛地生长。畜积收臧——指庄稼成熟以后收打入仓。畜，同“蓄”。积，是聚集的意思。臧，同“藏”。指秋收冬藏。

④ 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指农作物得到适宜的地理条件（土壤、水利等）就能生长好，否则就要死亡。

⑤ 《诗》——指《诗经》。引的这首诗见《诗经·周颂·天作》。高山——指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是周朝统治集团兴起的地方。天作——作，是兴起，形成的意思，这里解释作“生”，“天作”，就是“天生”。大(tài太)王——太王，即古公亶(dǎn胆)父，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荒之——荒是大的意思，这里是指开辟。荒之，把它（岐山）开辟出来，指开辟出宽广的耕地。彼作矣——彼，指太王。作，是开创、耕作的意义，这里是指创业。康——安乐，安定，这里解释为发展、巩固。诗的意思是：天生的岐山啊，太王把它开辟出来；太王创立的基业啊，文王又使它得到了巩固。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①。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②。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③。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④此之谓也。

① 恶(wù务)——厌，憎。辍(chuò绰)——停止，取消。广——广大，指面积广大。君子——荀况所讲的君子，主要指的是当时主张革新、要求前进的人，相反的就是小人。匈匈——则汹汹，喧哗，形容声音吵闹。

在这里，荀况以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作为例证，来表示他主张变革、要求前进的决心：“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反对就放弃自己的行动。

② 常道——一定的规律。常数——一定的法则。常体——一

定的行为标准或原则。

(3) 道其常——坚持他的原则，指“君子”根据自己的行为标准去做，也即根据下文所说的“礼义”去做。计其功——只计较眼前的小利。功，指眼前的利害。

(4) 这两句诗，现存《诗经》中没有。愆(qiān 千)——过失，差错。恤(xù 旭)——顾虑的意思。人之言——人们的议论，这里引来指小人们的指责、攻击。兮(xī 希)——语气词。这两句古诗的意思是说：只要在礼义上没有差错，何必去顾虑别人的闲话呢！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①。若夫^②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③。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④。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⑤。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⑥。

本段荀况以君子和小人作对比，进一步强调人应当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抓紧主观的努力，不应当只想坐享其成。

(1) 后车——侍从和卫护的车子。乘——辆。知——同智。啜菽饮水——吃粗粮，喝白水，生活清贫的意思。啜(chuò 绰)，吃。菽(shū 叔)，原指豆类，这里泛指粗粮。节然——适然，偶然，恰好碰到的。这句是说，楚王的高贵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聪明能干，君子过着清贫的生活也并不是因为他愚笨，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这种差别是他们所处的不同条件造成的。

(2) 若夫——发语词，类似现代汉语中的“至于”。

(3) 志意修——意志坚强。德行厚——道德品行高尚。知虑明——智慧谋略精明。志乎古——立志向前人学习。是其在我者——

这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

④ 敬——敬重，重视。慕——思慕，向往。在天者——指客观环境造成的。错其在己者——放弃了自己的努力。错，同措，放置，弃置。

⑤ 日进——一天比一天进步。日退——一天比一天退步。

⑥ 一也——道理是一样的。相悬——互相不同。悬，即悬殊。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①。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②。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③。上明而政平，则是虽竝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④。

荀况在这里用明显的事实说明自然现象同国家的治乱毫无关系，驳斥了儒家所说的“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等“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谬论，作出了“天变不可畏”的论断。

① 星队——流星坠落。队，同“坠”。木鸣——树木因风吹、燥裂等原因而发出的声音；前人有一种解释，说是指“社鸣”。古代的社庙是国君祭祀土地的庙，庙里都种有树木。社庙里的树木发出声音，迷信的人就以为“老天爷”要降祸了。国人皆恐——全国的人都很害怕。

② 是何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无何也——这没有什么。物之罕至者——难得碰到的事情。

按“天人合一”的反动说教，星落木鸣都属于所谓“灾异”，是“天老爷”要降下大祸的表示。因而一旦发生这些现象，就“国人皆恐”。荀况指出，这些“灾异”也是自然界变化的结果，不过这些现象比较少见罢了。人们觉得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就没有道理。

③ 日月之有蚀——发生日蚀、月蚀。风雨之不时——刮风下雨不合季节。这里指的大概是狂风、暴雨、大旱、大涝。怪星之党见——怪星的偶尔出现。党，同“倘”，偶然。见——同“现”。世——世代。常——同“尝”，曾经。

④ 上明，上闇——君主贤明，君主昏暗。闇，同“暗”。政平，政险——政局稳定，政局险恶。竝世起——同时发生。竝，同“并”。无伤——没有危害。

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祲则可畏也①。桔耕伤稼，耘耨失蕝，政险失民，田蕝稼恶，粢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祲②。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夫是之谓人祲③。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祲④。祲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⑤。牛马相生，六畜作祲，可怪也，而不可畏也⑥。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⑦。

在这里荀况列举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人为的祸害，指出都是“生于乱”。要避免这种灾害，荀况归结为要在“礼义”上下功夫。

① 物之已至者——在已经发生的事物中。人祲——人为的灾祸。祲，同“妖”。

这里，荀况在论述了“天变不可畏”以后，进一步指出“人祲”是真